

周作人自编文集

雨天的书

周作人 著

止庵 校订

河北教育出版社



雨天的书

周作人自编文集

周作人 著

止庵 校订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雨天的书/周作人著;止庵校订.——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9
(周作人自编文集)
ISBN 7-5434-4396-1

I. 雨... II. ①周... ②止...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48891号

丛 书 名	周作人自编文集
书 名	雨天的书
作 者	周作人 著 止庵 校订
责任编辑	孟保青
装帧设计	张志伟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6.25
字 数	124千字
印 数	0001—4000
版 次	2002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02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34-4396-1/I·647
定 价	9.4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关于《雨天的书》

止 庵

一九二五年七月五日周作人日记有云：“编理旧稿五十一篇，为《雨天的书》一卷，拟出板，今日完了，唯序文未写。”同年十二月，《雨天的书》由北京新潮社初版印行。这题目原是一九二三年十一月起在《晨报副镌》上所开专栏名字，“在半年里只写了六篇，随即中止了。”（《自序二》）该书初版正文实为五十三篇（《怀旧》、《济南道中》在目录中均只列一题），其中一九二一年二篇，一九二二年五篇，一九二三年四篇，一九二四年二十六篇，一九二五年一至六月十六篇，主要是介乎《自己的园地》前两辑与“茶话”之间的作品。

《自序二》云：“这些大都是杂感随笔之类，不是什么批评或论文。”似乎在强调该书文体上的一种特色。联系《自己的园地·旧序》中所说“并不是什么批评”，我们得以体会两本书至少在写作态度上的某些相似之处。《雨天的

书》中《初恋》等六篇（《自序二》云五篇，乃是将《怀旧》与《怀旧之二》算作一篇）系选自《自己的园地》晨报本，原被列为“杂文”，又说明《雨天的书》一类文章与《自己的园地》中“自己的园地”、“绿洲”二辑毕竟稍有区别。那里还说：“其中也有近于游戏的文字，如《山中杂信》等，本是‘杂感’一类，但因为这也可以见我的一种脾气，所以将他收在本集里了。”好像可以视为对“杂感随笔”的一种解释。《雨天的书》最后十篇与《自己的园地》前二辑（尤其是“自己的园地”）趣味相当；总的来说，两本书一主要面对人生，一主要面对作品，其间略有偏情偏理的区别。

《雨天的书》（也许还该加上《自己的园地》中的“茶话”）最可显示周作人前期随笔的风格特色，这用他自己在《自序二》中讲的“我近来作文极慕平淡自然的境地”来形容恰当不过。而所说“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北京的茶食》），和“偶然的片刻优游乃正亦断不可少”（《喝茶》），又体现了作者人生态度中一些新的因子，与《艺术与生活》等书中所显示的面貌多少有所不同。这首先关系到散文题材的某种开拓，最突出的即是《故乡的野菜》、《喝茶》和《苍蝇》之类篇什的写作。这里所涉及的两个方面，一是作者写文章时所持态度，一是某些文章的具体内容，似乎统可以“闲适”一词来概括，二者却有很大区别。

如果从态度考虑，周氏此后几乎所有文章都是如此，不过各个时期作品的色调与韵味有所不同罢了。从内容考虑，真正的闲适小品只占全部创作中很少一部分，前引文中“无用的游戏与享乐”形容以“一点”，“优游”形容以“偶然”、“片刻”，多年后写《过去的工作·两个鬼的文章》，说闲适小品“只是为消遣或调剂之用，偶尔涉笔而已”，都是一个意思。闲适小品是一种性情之作，构成周作人散文整体的一部分，但并非全部。《雨天的书》之后，此种文章继续在写，总的来说所占比重不大；但是作者另有几类重要文章，如悼亡怀人之作，“草木虫鱼”系列，均由打《雨天的书》某些篇章发展而来，却是更值得注意的。而它们在思想上和散文美学上又有新的开拓。

其实即便《雨天的书》也不尽是闲适小品，只是这些文章写得晶莹剔透，影响深远，乃至某些人的印象中，仿佛周氏散文一概如此，当然不是这样。作者在《自序二》中特别强调“我原来乃是道德家”，以及“我的浙东人的气质终于没有脱去”，正提示我们不要忽略《雨天的书》总体上的思想倾向，以及艺术风格的多重性和复杂性。集中不少作品，如《我们的敌人》至《沉默》诸篇，以内容论与《谈虎集》相当接近，只是“艺术”味道更重，态度也比较松弛，所以仍是随笔，不是杂文。

此次据新潮社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初版本整理出版。原书目录五页，正文三百零二页，另有插图六页，即病室前

之若子，哈多主教（十六世纪木版画），戈丹的三个聪明人（Copeland 画），露理斯画像，拉勃来画像和斯芬克思（古希腊陶器画）。在三十四与三十五页之间插入两纸，分别标明“1 加一”、“2 加一”和“3 加一”，系增补之《若子的死》一篇（写于一九二九年），而此文原目录中未列；又，“怀旧之二”、“济南道中之二”、“济南道中之三”亦未列出。目录、正文中，附录之“十五年前的回忆”原在全书之末。



目 录

自序一	(1)
自序二	(2)
苦雨	(5)
鸟声	(9)
日记与尺牋	(12)
死之默想	(16)
唁辞	(20)
若子的病	(23)
若子的死	(27)
体操	(29)
怀旧	(31)
怀旧之二	(34)
附录	
十五年前的回忆	(36)

学校生活的一页	(40)
初恋	(43)
娱园	(45)
故乡的野菜	(48)
北京的茶食	(51)
喝茶	(53)
苍蝇	(57)
破脚骨	(61)
日本的海贼	(64)
我们的敌人	(67)
十字街头的塔	(70)
上下身	(73)
黑背心	(76)
托尔斯泰的事情	(80)
大人之危害及其他	(85)
葛理斯的话	(88)
生活之艺术	(92)
笠翁与兼好法师	(95)
狗抓地毯	(98)
净观	(101)
与友人论性道德书	(104)
与友人论怀乡书	(108)
与友人论国民文学书	(110)
教训之无用	(113)

无谓之感概	(115)
日本的人情美	(118)
我的复古的经验	(121)
一年的长进	(124)
元旦试笔	(126)
沉默	(129)
山中杂信	(132)
济南道中	(146)
济南道中之二	(149)
济南道中之三	(153)
文法之趣味	(156)
神话的辩护	(160)
续神话的辩护	(163)
神话的典故	(166)
舍伦的故事	(170)
科学小说	(174)
读纺轮的故事	(178)
读欲海回狂	(181)
读京华碧血录	(185)
两条腿序	(188)



自序一

今年冬天特别的多雨。因为是冬天了，究竟不好意思倾盆的下，只是蜘蛛丝似的一缕缕的洒下来。雨虽然细得望去都看不见，天色却非常阴沉，使人十分气闷。在这样的时候，常引起一种空想，觉得如在江村小屋里，靠玻璃窗，烘着白炭火钵，喝清茶，同友人谈闲话，那是颇愉快的事。不过这些空想当然没有实现的希望，再看天色，也就愈觉得阴沉。想要做点正经的工作，心思散漫，好像是出了气的烧酒，一点味道都没有，只好随便写一两行，并无别的意思，聊以对付这两天的气闷光阴罢了。

冬雨是不常有的，日后不晴也将变成雪霰了。但是在晴雪明朗的时候，人们的心里也会有雨天，而且阴沉的期间或者更长久些，因此我这雨天的随笔也就常有续写的机会了。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五日，在北京。



自序二

前年冬天《自己的园地》出板以后，起手写《雨天的书》，在半年里只写了六篇，随即中止了，但这个题目我很欢喜，现在仍旧拿了来作这本小书的名字。

这集子里共有五十篇小文，十分之八是近两年来的文字，《初恋》等五篇则是从《自己的园地》中选出来的。这些大都是杂感随笔之类，不是什么批评或论文。据说天下之人近来已看厌这种小品文了，但我不会写长篇大文，这也是无法。我的意思本来只想说我自己要说的话，这些话没有趣味，说又说得不好，不长，原是我自己的缺点，虽然缺点也就是一种特色。这种东西发表出去，厌看的人自然不看，没有什么别的麻烦，不过出板的书店要略受点损失罢了，或者，我希望，这也不至于很大吧。

我编校这本小书毕，仔细思量一回，不禁有点惊诧，因为意外地发见了两件事。一，我原来乃是道德家，虽然我竭力想

摆脱一切的家数，如什么文学家批评家，更不必说道学家。我平素最讨厌的是道学家，（或照新式称为法利赛人，）岂知这正因为自己是一个道德家的缘故；我想破坏他们的伪道德不道德的道德，其实却同时非意识地想建设起自己所信的新的道德来。我看自己一篇篇的文章，里边都含着道德的色彩与光芒，虽然外面是说着流氓似的土匪似的话。我很反对为道德的文学，但自己总做不出一篇为文章的文章，结果只编集了几卷说教集，这是何等滑稽的矛盾。也罢，我反正不想进文苑传，（自然也不想进儒林传，）这些可以不必管他，还是“从吾所好”，一径这样走下去吧。

二，我的浙东人的气质终于没有脱去。我们一族住在绍兴只有十四世，其先不知是那里人，虽然普通称是湖南道州，再上去自然是鲁国了。这四百年间越中风土的影响大约很深，成就了我的不可拔除的浙东性，这就是世人所通称的“师爷气”。本来师爷与钱店官同是绍兴出产的坏东西，民国以来已逐渐减少，但是他那法家的苛刻的态度，并不限于职业，却弥漫及于乡间，仿佛成为一种潮流，清朝的章实斋李越缦即是这派的代表，他们都有一种喜骂人的脾气。我从小知道“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的古训，后来又想涵迹于绅士淑女之林，更努力学为周慎，无如旧性难移，燕尾之服终不能掩羊脚，检阅旧作，满口柴胡，殊少敦厚温和之气；呜呼，我其终为“师爷派”矣乎？虽然，此亦属没有法子，我不必因自己以为是越人而故意如此，亦不必因其为学士大夫所不喜而故意不如此。我有志为京兆人，而自然乃不容我不为浙人，则我亦随便而已耳。

我近来作文极慕平淡自然的境地。但是看古代或外国文学才有此种作品，自己还梦想不到有能做的一天，因为这有气质境地与年龄的关系，不可勉强，像我这样褊急的脾气的人，生在中国这个时代，实在难望能够从容镇静地做出平和冲淡的文章来。我只希望，祈祷，我的心境不要再粗糙下去，荒芜下去，这就是我的大愿望。我查看最近三四个月的文章，多是照例骂那些道学家的，但是事既无聊，人亦无聊，文章也就无聊了，便是这样的一本集子里也不值得收入。我的心真是已经太荒芜了。田园诗的境界是我以前偶然的避难所，但这个我近来也有点疏远了。以后要怎样才好，还须得思索过，——只可惜现在中国连思索的余暇都还没有。十四年十一月十三日，病中倚枕书。

英国十八世纪有约翰妥玛斯密（John Thomas Smith）著有一本书，也可以译作《雨天的书》（Book for a Rainy Day），但他是说雨天看的书，与我的意思不同。这本书我没有见过，只在讲诗人勃莱克（William Blake）的书里看到一节引用的话，因为他是勃莱克的一个好朋友。十五日又记。



苦 雨

伏园兄：

北京近日多雨，你在长安道上不知也遇到否，想必能增你旅行的许多佳趣。雨中旅行不一定是愉快的，我以前在杭沪车上时常遇雨，每感困难，所以我于火车的雨不能感到什么兴味，但卧在乌篷船里，静听打篷的雨声，加上欸乃的橹声以及“靠塘来，靠下去”的呼声，却是一种梦似的诗境。倘若更大胆一点，仰卧在脚划小船内，冒雨夜行，更显出水乡住民的风趣，虽然较为危险，一不小心，拙劣地转一个身，便要使船底朝天。二十多年前往东浦吊先父的保姆之丧，归途遇暴风雨，一叶扁舟在白鹅似的波浪中间滚过大树港，危险极也愉快极了。我大约还有好些“为鱼”时候——至少也是断发文身时候的脾气，对于水颇感到亲近，不过北京的泥塘似的许多“海”实在不很满意，这样的水没有也并不怎么可惜。你往“陕半天”去似乎要走好两天的准沙漠路，在那时候倘若遇见风雨，

大约是很舒服的，遥想你胡坐骡车中，在大漠之上，大雨之下，喝着四打之内的汽水，悠然进行，可以算是“不亦快哉”之一。但这只是我的空想，如诗人的理想一样地靠不住，或者你在骡车中遇雨，很感困难，正在叫苦连天也未可知，这须等你回京后问你再说了。

我住在北京，遇见这几天的雨，却叫我十分难过。北京向来少雨，所以不但雨具不很完全，便是家屋构造，于防雨亦欠周密。除了真正富翁以外，很少用实垛砖墙，大抵只用泥墙抹灰敷衍了事。近来天气转变，南方酷寒而北方淫雨，因此两方面的建筑上都露出缺陷。一星期前的雨把后园的西墙淋坍，第二天就有“梁上君子”来摸索北房的铁丝窗，从次日起赶紧邀了七八位匠人，费两天工夫，从头改筑，已经成功十分八九，总算可以高枕而卧，前夜的雨却又将门口的南墙冲倒二三丈之谱。这回受惊的可不是我了，乃是川岛君“渠们”俩，因为“梁上君子”如再见光顾，一定是去躲在“渠们”的窗下窃听的了。为消除“渠们”的不安起见，一等天气晴正，急须大举地修筑，希望日子不至于很久，这几天只好暂时拜托川岛君的老弟费神代为警护罢了。

前天十足下了一夜的雨，使我夜里不知醒了几遍。北京除了偶然有人高兴放几个爆仗以外，夜里总还安静，那样哗喇哗喇的雨声在我的耳朵已经不很听惯，所以时常被它惊醒，就是睡着也仿佛觉得耳边粘着面条似的东西，睡的很不痛快。还有一层，前天晚间据小孩们报告，前面院子里的积水已经离台阶不及一寸，夜里听着雨声，心里胡里糊涂地总是想水已上了台

阶，浸入西边的书房里了。好容易到了早上五点钟，赤脚撑伞，跑到西屋一看，果然不出所料，水浸满了全屋，约有一寸深浅，这才叹了一口气，觉得放心了；倘若这样兴高采烈地跑去，一看却没有水，恐怕那时反觉得失望，没有现在那样的满足也说不定。幸而书籍都没有湿，虽然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但是湿成一饼一饼的纸糕，也很是不愉快。现今水虽已退，还留下一种涨过大水后的普通的臭味，固然不能留客坐谈，就是自己也不能在那里写字，所以这封信是在里边炕桌上写的。

这回的大雨，只有两种人最是喜欢。第一是小孩们。他们喜欢水，却极不容易得到，现在看见院子里成了河，便成群结队地去“淌河”去。赤了足伸到水里去，实在很有点冷，但他们不怕，下到水里还不肯上来。大人见小孩们玩的有趣，也一个两个地加入，但是成绩却不甚佳，那一天里滑倒了三个人，其中两个都是大人，——其一为我的兄弟，其一是川岛君。第二种喜欢下雨的则为虾蟆。从前同小孩们往高亮桥去钓鱼钓不着，只捉了好些虾蟆，有绿的，有花条的，拿回来都放在院子里，平常偶叫几声，在这几天里便整日叫唤，或者是荒年之兆，却极有田村的风味。有许多耳朵皮嫩的人，很恶喧嚣，如麻雀虾蟆或蝉的叫声，凡足以妨碍他们的甜睡者，无一不痛恶而深绝之，大有欲灭此而午睡之意，我觉得大可以不必如此，随便听听都是很有趣味的，不但是这些久成诗料的的东西，一切鸣声其实都可以听。虾蟆在水田里群叫，深夜静听，往往变成一种金属音，很是特别，又有时仿佛是狗叫，古人常称蛙蛤为吠，大约也是从实验而来。我们院子里的虾蟆现在只见花条的